

母亲的平凡人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平凡得如大海之一滴。父母结婚后定居在母亲这边，加上母亲家全是女儿、父亲家是成分人，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偏僻山村，自然受到冷眼，母亲也因此注定将承受各种困难折磨。她离开四年了，我仍时常回忆起她经历的点点滴滴，总觉得是平凡中的不平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啥都要靠供应，在农村，连山林里的落叶都被人们搜刮刮尽，背回家用作燃料。那时，父母生了最小的我后，既要养育五个子女，赡养两边老人，又要修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在外地上班，周末回家一天，家里的一切全落在母亲的肩上。为了多挣工分，她常干全劳的活；为了节约粮食，她摘野菜充饥；为了多干活，她常天不亮下地、天黑尽才进屋。

母亲怀孕时，都是自己扛着木梯，挺着大肚子爬树砍树枝，一点一点筹备坐月子的燃料。她力气不够，全靠双腿跪在地上，一手按地，一手撑着木棍，一点一点把燃料拖回家；家中备了一储柜，今天放一把米，明天放一个蛋，后天放一勺油，一点一点积攒坐月子的食物；拆了旧衣服、旧床单，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即将出生的我们缝小衣服。生下我三天后，母亲就用棉布裹手开始煮饭，照顾自己、招呼家中来客。住在农村的哥说，他读书不行，都怪母亲那时太辛苦了，顾不上他。

我上小学时，书包是母亲拆了自己的旧衣服缝制的，看见别人的新书包，不免产生怨气，母亲说她自己没读过几天书，要我好好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

我四岁时，全家人陆续生病。首先是我出麻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母亲为节约钱，一天只吃一顿饭，旁人看见都不忍心，偶尔送些饼干。一次，不知何原因，我的麻疹突然不见，急得母亲痛哭，幸好有惊无险。当我出院时，母亲瘦得皮包骨头，陪父亲来接我出院的么姑差点没认出她来，不由流下一行辛酸泪。接着是哥哥姐姐依次患病，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因过度节约、操劳过度，也病倒了。母亲陪着父亲四处寻医问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查出病因，父亲的身体也越

来越差，连走路都困难，全靠倔强的母亲用大背篋背。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医生，母亲便会不顾一切，用背篋背着父亲去寻找。那一年冬天的早晨，母亲准备赶火车到外县寻找名医，由于天黑路滑，走得急了，竟跌落在两米高的田坎下。她两眼冒着金花，却不顾锥心般地疼痛，翻身起来跛着脚跑，生怕误了火车。母亲的努力似乎感动了上天，在别人的介绍下，终于找到一个医生把父亲治好了。那段时间，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又遭别人冷眼，孩子大人都害病，家中的农活、未来的生活……全靠母亲用她使不完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家。

为了还钱，等稻谷收割完后，母亲就向亲戚朋友借钱，购买了几百只雏鸭，由哥和母亲轮流放。放鸭地点由近及远，天气由热转冷，由于生活无规律、饮食差，长期在水边的母亲患了痢疾，医生说必须住院，母亲坚决不肯，说用生姜、茅草根啥的热水喝就能治好。在家休养几天后，病情略有好转，她又去放鸭了，一边放鸭，还一边挖茅草根、折耳根啥的，熬成水，大碗大碗地喝下。母亲就一个想法，养好鸭，还了账，家人健康了，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半年下来，母亲口角生疮，牙齿脱落，膝盖疼痛。

就在全家陆续患病期间，别人争我家的土地、林地，故意找麻烦成为常态，每年都要发生几次争吵拉扯，甚至拿畜赌咒。印象最深的是别人挖我家屋基，说我家占了他的土地，大骂异姓滚回老家去。我们全家人出动，与之抗争，这件事持续了几个月，后来还是乡上领导出面调解的。家中的狗、牛都跟着遭殃，时不时地遭到石头砸、乱棒打。在记忆里，有次队上在我家开会，狗专门咬了那个经常打它的人。我们大哥参军后要退土地，队里就有人挑拨别人与我家的矛盾，将我母亲、姐、哥按在田里打，事后扬言将我大哥工作整脱，将我母亲送进监狱。我当时害怕极了，当然，他们也未能如愿。有次，大姐背着稻谷回家，被人故意挤到田里，衣服湿了，稻谷散在田里，他的家人还到我家大吵大闹。我们到了结婚年龄，好心人就来提媒，总有人四处说我坏话，想让我们打光棍。

提起那段辛酸往事，我们恨得咬牙切齿。母亲却主动给那些人打招呼，遇到他们办红白喜事还去帮忙，后来队上修路又叫我们回去捐款。对她的行为我们表示不理解，甚至“批斗”她，她都是笑呵呵地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奶奶喜欢吃煮肉，母亲每当外出吃宴席时，都会将煮肉夹到一个空碗里，然后用芭蕉叶包住，飞快地回家送给奶奶。赶集日，母亲就会给奶奶买回一些粑粑饼，我们是想吃却吃不成，时间久了就有怨气，母亲则说奶奶一生不容易，应该享受一下，至于我们，则要靠自己挣钱去买。

随着时间推移，家里条件得到改善。住在农村的哥外出务工，我们这几兄妹在城里安家，劝父母进城住，可是他们不肯，说农村空气好、菜新鲜，其实就是想帮哥照顾孩子。没办法，我们只有周末回乡下。一到周末，母亲便会在山坡上、岔路口期待“惊喜”出现。在家休养几天后，时间久了，就打电话聊上几十分钟，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还教育我们几句。见我们回家，那高兴劲无法用言语表达，平时舍不得吃的好菜一脸殷勤地端了出来，我们一走，他们又得吃剩菜剩饭。有时，我们劝他们去旅游，他们一直借口忙，终未实现。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母亲说山再高，人们不也翻过了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母亲终于干不动了，身体出现疼痛，到医院做了检查。住在我家时，我摸着母亲的手，看着那粗壮的手指、厚厚的老茧、黑黑的裂痕，一阵愧疚涌上心头。我竟忽略了她的身体健康。我特意请假，在家陪她，想好好弥补一下，万万没想到，这却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拒绝就医、不吃药，我把药磨成粉，放在粥里喂她，她一尝就不吃了，怎么劝都不行，吵着要回老家，还反复叮嘱我们要团结、照顾好自己。

母亲去世后，我们聚会提到她都很难过，队上的人也都表示惋惜。她经历的事都很平凡，但这一件件平凡事却撑起了我们这个饱经风霜的家。

感谢您！母亲！

苕麻与农事

剥麻

那一夜春雨，裹着阳光的脚步，在阡陌纵横的山梁上铺洒开来。沟梁上，土坡里，捂了一个寒冬的苕麻挤破了地皮，冒出了芽头。雨跟着风在大地上跑了一圈，土里的苕麻，吸收了春天的水分和能量，铆足了气势，一个劲地往上蹿。乡野间，一丘丘苕麻，迎着春的节奏像村里叛逆的少年，张张扬扬桀骜不驯的个性，顺着阳光的方向，远远地望着村庄。

农人知农事，他们能辨别节令与庄稼的关系，仿佛能听到苕麻在地里的呼唤，村庄在春的感召下热闹了起来。家乡栽苕麻能追溯到明代，据《大竹县志》载：“大竹苕麻，俗名青麻，在三千多年前被列为巴国贡品，东汉时行销巴郡各县，唐时远销江浙一带，清时与稻谷同农业之首，民国时仍属农产品大宗。”山两槽的地势赋予了苕麻生机，苕麻之乡的称谓落在这里。在乡村，家家栽麻，户户种麻。苕麻，理所当然地和寻常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

农人最懂苕麻的心事，因为地里一丘丘麻，能丰饶一家人的日子。因此，除草挖麻地，是爹娘春天的重头戏。立春刚过，爹娘扛着锄头，顶着春阳走向了麻地，苕麻一簇簇红红的芽头立在地里，手中的锄头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将泥土再一锄一锄把泥土翻个身，杂草在锄头下消失，成为了苕麻的有机肥料。农家有谚语：“苕麻听脚响，这边锄，那边长。”

苕麻只要根植于大地，就年复一年不断繁衍出新生命，密密匝匝撑开自己的世界，俨然一簇簇新生的丛林，在大地上展现出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样子。苕麻不愁种，只愁收，只要雨量充沛，精细管理，草一般地疯长，一年收三季。

乡间有俗语：“小满齐苕，芒种刮皮。”历经春天的雨露滋润，乡间的农人开始打头麻了。沉寂的大地终于发出了声音，乡间的院落，在晨曦中生鲜了起来，各家各户的老老少少头顶星斗，脚踏露珠，手持电筒或火把，一个个赶往麻地里剥麻。细长的竹棍在麻地里仿佛丰收的鞭炮，噼里啪啦在晨曦的大地上炸响，那是季节发出的节奏，竹棍扫落的麻叶在空中飞舞，最后归于尘土。

麻褪去了绿叶的芳华，一簇簇光溜溜地站在地里。趁着晨露，麻刺起来滑溜又省力，爹和娘右手拿着一根麻，在自己膝盖高的地方折断，在折断处噘出一个裂口，食指勾进折断处往后滑拉，左右手动作默契、精准、利索。娘的身子往后一仰，站立的苕麻一根根倒在娘的怀里，瞬间和麻秆分离开来，手中的一片片麻又绿又滑，麻地里只剩刚下的麻秆和堆积的麻叶。

淘麻

河从远方来，绕过村庄便流出了一路景观，村口的那条河被无数的浪花洗礼成了一个又一个深水凼。夏季成了村庄里男人和女人淘麻的天堂。各家各户的婆娘或汉子挑着大担大担苕麻走向了河里。风吹过河床，浪花在荡漾，阳光晒着男人和女人的胳膊然后便沉在了水里，光在河面上閃

烁，漫过膝盖的河水浸润着男人和女人的心境，站在河水中，似乎又一年与岁月重逢。在淘麻季节，村庄的男人和女人仿佛约好了似的，不约而同赶赴久违的盛会。河里人声鼎沸，男人和女人赤着脚站在河水中，河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卸掉浑身疲惫和负重。清澈的河水浸透了苕麻的灵魂，苕麻浑身湿漉漉滑溜溜的。一下一下左右摇摆地淘洗，水中的苕麻便精神起来，有了饱满的精气神，似乎从远古的诗中走来。男人和女人淘洗着麻，手中握住的是明天的生活。麻淘完以后，他们并不着急回去，河里人多，大都是本村庄本院子的熟面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起了久违的玩笑，说到高潮处，男人和女人在河里用水当武器打起了水仗。一捧一捧水彼此往身上浇，男人成了落汤鸡，女人浑身淌着水，然后彼此对望着开怀大笑。笑声被河水收纳，打情骂俏的话被藏在记忆里，许多难以言说的美，飘进了风的思绪里。

刮麻

日头过了竿头，各家各户的屋檐下，堂屋里，竹林坝里，搭起了一条条长凳，在河中淘得干净的麻顺溜地搭在了长凳上，滑溜溜羞答答的样子。持家的女人坐在长凳上，胸前系着五颜六色的围裙，一把把小巧的刮麻刀在手，一片片麻放在刮麻刀凹凸处，大拇指戴上大小适中的竹筒，用竹筒紧紧地压住麻，轻轻一拉，动作不急不慢。柔软的麻温顺地蜕出长长的皮，露出了深红的肌理，用浅绿色的姿态呈现在农人的面前。

男人还要为一家人生存而奔波，坐在屋檐下刮麻的大都是家中的女人或孩子。她们手中刮出的每一片麻，都创造出独有的内蕴之美。这种美，从远古的夏布中走来，积淀在沧桑的岁月里，从一片麻，到一锭纱，再到一匹布……麻的前世今生让时光储存在一起，她一生系着刮麻人千丝万缕的情结。麻纺出的布无穷无尽，从它灵魂深处发出的光熠熠生辉、璀璨夺目。坐在屋檐下刮麻，太阳徜徉在屋檐下，院落是一幅风景。

妇人们坐坐一致，手动着，嘴巴却没闲着，聊的是家长里短的是是非非，日子中的磕磕碰碰，滋味丰厚的农家往事在她们口中被传得有板有眼。陈旧的故事被重新扒了出来，那些故事在她们口中继续发酵，添油加醋组合成一个个新故事，天南地北地吹。生活之内的，生活之外的，男人八卦的，夫妻拌嘴的，婆媳之间的，孩子闹心的……想到哪摆到哪。一个龙门阵摆完，被风吹散，另一个故事又被阳光带了进来。那一家家屋檐下刮麻的往事，是一个享受龙门阵的过程，妇人们把心中想说的话，说给彼此听，说给苕麻听，说给时光听。

一块大晒坝，横着、竖着的晾麻竿在阳光了很扎眼，阳光洒满了地坝，竹竿上晾晒的麻密密麻麻，一竿一竿各自为伍，犹如晾在日子中的风景，空荡荡的地坝，被一根根竹竿切割开来。有阳光，有影子，阳光在晾晒的麻上拼了又碎，碎了又拼，像人生的许多念头和想法，于是这一竿竿晾晒的麻，包含着庄稼汉一层层丰富的物事。



旭日东升 何渠华 摄

家乡的小路

清晨，走在家乡的那条小路上，我的思绪随着她的指向任意飞扬，正如我的生命线无牵无挂地一直伸向远方。

小路一头是学校，另一头就是我的家。她时而穿梭于田间，时而偎依在地头；时而翻越陡峭，时而俯身渠水；起伏不定，曲折有度；经纬交错，迂回无数。那条小小的线路，似春闺里的情丝纤细而又绵长。她的万般柔情，藏匿于黄澄澄香喷喷的菜花地尽头，羞涩般半遮面容。在那种种风情下又隐隐透露出世事的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更迭和万物的成长。片片雪花妆扮的地最为迷人，如一缕缕银丝飘逸飘荡，绕山束水，系村缚院，把一户人家人的哀怨情愁深深地紧锁。我们奔跑于小路上，沐浴着四季风，踏着万物春，游戏着童年的天真和浪漫。

除了部分塌方地段略有变化之外，小路翻坡过坎，趟溪越沟，基本上保持原貌。那时，一遇到下雨，泥泞难行，一步一个坑，一步一趟泥。不要说弱不禁风的孩童，就是虎背熊腰的棒小伙子，一不留神，也跟斗不断。我们有时会摔倒在水田里，瞬间变成泥娃娃。上学习惯了摔跤，我们绝不会羞赧或相互嘲笑，反而从中学会了坚强和善解人意。一上

下，爬坡上坡；你来我往，崎岖照常。小路上，我们从困难中学会了执着，拥有了坚韧。

路上有苦也有甜。每遇风和日丽、天高云淡之时，我们会带着学堂的欢乐沿着熟悉的小路一路播撒。鲜艳的红领巾在朝晖晚霞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醒目。我们不时还要拨弄着它，让它胸前真正意义上飘荡起来，成为我们美丽的衣裳，甚至还会情不自禁地张着关不住风的小嘴，扯开喉咙唱起跑了调的《快乐的节日》。我们的歌声，由不得你捂耳闭目，跺脚捶胸。我们哪里是在唱歌，简直就是说歌，甚至连歌词都可能弄得稀里糊涂。我们常常把“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吼成“我啊没钱买棵葡萄树”，把“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说成“我的头，像傻瓜，追逐流失的水月”……引来路旁劳作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哈哈大笑，我们暗自高兴，为自己歌唱得又多又好而骄傲。

回到家，全家唯独我一人辛苦读书，俨然功臣的我在父母面前似乎总有资格去指手画脚，甚至还要卖弄一下自己的博学。摆弄着破烂的书本，挥舞着黑白相间的“墨瓜”，涂抹着家人的希望和自我的骄傲。

孩提时的梦想是幼稚的。初生牛犊不怕

虎，啥都不怕，啥都敢想，幻想着自己以后要当什么家。三亲六戚都爱抚摸着那个梦想家的脑袋问长大以后做什么。我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常常脱口而出说我要考北大读清华，当个科学家。那时什么都不懂，认为只要是学校，都想考；只要带什么家的，都想当。结果，我连初中学习都跟不上，被迫留级。我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更别说当什么家了。不该说的不能说，该说的要想再说。可我总是管不住自己，不该讲的或者不该我讲的我也爱唠叨。在家乡那条蜿蜒的小路上摸爬滚打弄得鼻青脸肿的我，跟世代都在那条小路上历练千辛坚持不懈地寻求幸福的老乡们比起来，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懵懵懂懂似乎又明白了什么。

告别了家乡的小路，告别了昔日的伙伴。顺着小路方向，我继续踽踽独行。老乡亲们作古的作古，驻守的驻守，南北漂流的漂流，东西淘金的淘金，小路仍然沉默着。

傍晚，我徘徊在昔日的小路上，准备把它的模样摄入心底。因为一条洁白的飘带即将把它缠绕，而她却丝毫没有告别我的惆怅。我也被斜晖拉得幽长、幽长，爱她的心却始终那么执着那么豁亮。

乡村“借”事

记得有一本书叫《万事不求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求人时还是会有。遇到困难，办不到的事，总得求助于别人的帮助才行。

过去农村，你家有的，他家不一定有；你家有的，你家可能会没有。当然，农业生产和现实生活一些必备的物件还是家家都有的，比如锄头、镰刀、水桶……有些一时没有，过几天才会有，比如东家突然来了亲戚，面缸里只有粗粮面粉，要么是玉米面，或是红薯面。可家里来了亲戚，即便再贫穷，你也总得小麦面粉贴饼吧，于是，东家就会拿着面瓢去西家借面。西家只要有，都会慷慨的借给东家一瓢白面，还会顺便从鸡窝里拿两个还有余温的鸡蛋给东家，并乐呵呵地说：“鸡蛋炒韭菜，九(韭)加蛋这不是十碗菜吗？”说得东家嘿嘿一笑，接过面和鸡蛋，哼着小曲回家做饭去了。

就这样，有了一瓢面，东家的面子有了，难处也解决了，当自家开始用石磨磨麦面的时候，东家都会捡头筛子筛下的好面粉还给西家。还用那个面瓢，洗干净的双手使劲地压，瓢里的面粉压实堆成小山似的，所还的白面，一定会比借的时候多……

那时借钱，最多也就五元、十元的事。我们兄妹多，文盲的父亲吃尽了没文化的苦，他说，睁眼瞎就是废人！于是，他把我们都送进了学堂，其后果就是家里越来越穷，穷得不知大米和白面是啥样子。记得有年春节，青黄不接，没有办法的父母，只好去母亲娘家的河里掏一种水草的根，磨成面粉做饼给我们吃。其根块状，拇指盖大小，黑皮，洗净晒干就可以磨粉，淀粉含量高，甜而黏，现在想来都觉得挺好吃的。

哥哥那时在县城中学复读，家里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钱供哥哥吃食堂。于是，父亲一到礼拜六的下午就犯愁，因为

哥哥要上学了，他需要买菜的五元钱。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一向板着脸孔的父亲，变得越来越随和爱笑了，遇到谁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有时，他会卷几只烟给队长、会计送去，因为烟叶自家地里的，不用花钱买。还是哥哥毕业分配工作了，用个几个月的工资，才还清了我们家因为读书而欠的债务。后来，土地包产到户，我们兄妹都在外地有了工作，家里日子越来越好。

日子好了的父母，总是离不开土地，他们说，我们去了城里，跟你们过日子，怎么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这些老老少少。我们知道，父母在家总是闲不住，尽自己所能帮助着别人，这是乡村最朴素的知恩图报。

在乡下，有些“借”是不能“还”的，比如井水。有时自家没有来得及去挑井水，就去邻居家借水，无论借几瓢水，那是不用还的，如果你冒失地去还水，人家会说你神经病犯了，分明是你不拿他当人看。因为井水是靠力气担回来的，你借水就是借的力气，哪有还力气的道理嘛！

借的，是本分，可以借，也可以不借，但是，憨厚善良的村民，只要有，没有不借的；还的，是诚信，是邻里间的情分。乡村那种互帮互助的纯粹之风，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想来，融融暖意如昨。乡村“借”事，传递着纯朴和互助，善良和真情……